

I532.88/17

骑 鹅 旅 行 记

下 集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孚著

伯蒂尔·黎伯克插图

高子英 李之义 杨永范译

Selma Lagerlöf
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
MED TECKNINGAR AV BERTIL LYBECK
Svenska bokförlaget Benniers Stockholm 1959

骑鹅旅行记 (下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1}{4}$ 插页 2

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300,000

书号: 10019·2956 定价: 1.05元

目 次

下 集

二十二	卡尔和灰皮子的故事	1
二十三	美丽的大观园	43
二十四	在奈尔盖	60
二十五	解冻	80
二十六	遗产分配	86
二十七	在伯尔斯拉格那	92
二十八	钢铁厂	99
二十九	达尔河	116
三十	最大的一份遗产	127
三十一	五朔节之夜	146
三十二	在教堂附近	158
三十三	水灾	162
三十四	乌普兰的故事	176
三十五	在乌普萨拉	182
三十六	美羽	201
三十七	斯德哥尔摩	215
三十八	老雕高尔果	233
三十九	飞越耶斯特雷克兰	247

四 十	海尔星兰的一天	256
四十一	在麦德尔帕德	274
四十二	奥鄂尔芒兰之晨	282
四十三	维斯特尔堡登和拉普兰	294
四十四	放鹅姑娘奥萨和小马茨	311
四十五	在拉普人中间	330
四十六	到南方去！到南方去！	344
四十七	海尔叶达伦民间故事	361
四十八	韦姆兰和达尔斯兰	373
四十九	一座小庄园	381
五 十	海岛藏宝	393
五十一	大海中的白银	402
五十二	一座大庄园	409
五十三	飞往威门荷格	432
五十四	在豪尔耶尔·尼尔松家里	437
五十五	向大雁告别	449



二十二 卡尔和灰皮子的故事

考尔毛登

在布劳海峡以北、东耶特兰省和瑟姆兰省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山，几十公里长，十多公里宽。如果它也有与其长和宽相应的高度，它肯定是最雄伟的山脉之一，而实际上却不是那样。

有时候人们会碰到一个建筑物，由于一开始规模太大，它的主人始终没有把它建成。走到那里，看到的只是厚厚的墙根脚、牢固的拱形房架和挖得很深的地下室，但是既没有墙壁，也没有屋顶，整个建筑离开地面只有几尺。看到位于两省边界上那座山的人，不由得就会联想到这样一个半

途而废的建筑，因为它几乎不象是一座完整的山，而是一座山的基础。它从平原上崛起，山坡陡峭，上面堆满巨大的石块，探头探脑，好象要支撑起高大的岩石大厦。整个山规模宏大，很有气魄，但是总的来说不够高，不够险峻。一座山一般都有山坡和山峰，然而建造那座山的人厌倦了，还没有修起长长的绝壁、高耸的峰顶和山脊，就丢下不管了。

但是，似乎为了弥补没有崇山峻岭的不足，那片广大的山区自古以来就长满了高大的树木。山的周围和峡谷里长着榭树和椴树；湖边长着桦树和桤树；陡峭的山坡上长着松树；凡是有一把土的地方都长着云杉。所有那些树共同组成了考尔毛登大森林。从前它使人感到非常可怕，那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那里经过的人，个个请求上帝保佑，并且随时都有可能丧生。

考尔毛登的形成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怎么会变成了那个样子。起初，那些树木肯定在那光秃的岩层上经历过艰苦的时期。它们由于被迫在坚硬的岩石之间寻找立足之地和从瘠薄的碎石坡上寻找养料而经受过磨炼。那个森林也象许多人一样，在年青的时候历经千辛万苦，但是长大以后却身强力壮。森林长成以后，里面有三个人合抱的大树，树枝结成无法通行的密网，地上坚硬、光滑的树根纵横交错。这样，它就成了那些知道怎样爬行、攀缘和躲藏才能通过那个森林的野兽和强盗的良好蔽所。可是它对其他人却没有多少吸引力。森林中暗无天日，难以辨别方向，也无道路可寻，棘刺到处伤人。那些老

树的树枝上长着胡子，树干上长着苔藓，看上去就象怪物一样。

人们刚搬到瑟姆兰和东耶特兰居住时，那里差不多全是森林。但是长在肥沃的山谷里和平原上的树不久就被伐光了。长在瘠薄的岩层上的考尔毛登森林仍然没有人砍伐。越是长期无人动它，它就长得越茂密。它就象一座碉堡一样，墙壁越来越厚。谁想穿过那堵由森林组成的厚墙，就不得不随身携带斧头。

其他森林都怕人类，但是在那里人类却怕考尔毛登。里面极其阴暗，树木极其稠密，使一些进去打猎和拾柴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迷路，从树丛里出来时饿得半死。对那些被迫从东耶特兰和瑟姆兰边界过路的行人来说，那里确实有生命危险。他们不得不沿着动物踩出的羊肠小道试探着向前行走，因为边境地带的居民还无力打通一条穿过森林的道路。溪流上没有桥，湖上没有船，沼泽地上没有木板桥。在整个森林中没有一所和平居民的茅舍，但是野兽的洞穴和强盗的蔽所却不少。平安无事通过那个森林的人为数不多，滑下绝壁或陷入泥潭而遭到强盗抢劫和野兽追逐的却屡见不鲜。即使住在森林下面、从不敢进入森林的人也对它没有好感，因为熊和狼经常从考尔毛登森林里跑下去伤害他们的家畜。只要野兽在那个茂密的森林里还有那样好的一个藏身之地，要消灭它们是不可能的。

东耶特兰人和瑟姆兰人肯定都想过除掉考尔毛登的事，但是在其他地方还有土地可耕种的情况下，事情进行得

很慢。不管怎么说，森林慢慢地还是受到了一定限制。大森林周围的山坡上出现了院落和村庄。森林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路。僧侣们则在那块最荒凉的地区中心，在克鲁凯柯附近建起了一个修道院，使过往行人有了一个安全的蔽所。

有一天，一个游人进入森林的深处，偶然发现岩层中有矿物，而在此之前那森林一直是使人望而生畏的不安全地带。消息一传出去，矿工和矿业主就赶紧跑进森林去进行勘察。

森林的威力在那个时候被打破了。人们在那古老的森林里挖了坑道，建起了高炉和矿场。如果经营矿业不耗费意想不到的大量木柴和木炭，森林也不会遭受严重损失。可是烧木炭的人和砍柴的人大批涌入那古老可怕的原始森林，差点把它全部砍光。矿场周围的树木全部被砍伐，那里的土地变成了耕地。许多拓荒者搬到了那里。不久以前除了熊窝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很快就出现了几个有教堂和牧师公馆的新村庄。

即使在森林没有全部被砍伐的地方，成材的树木也被伐倒，在浓密的灌木丛里开辟了通道。道路四通八达，野兽和强盗被赶走了。人们终于把森林制服以后，就对它毫不留情：又是砍又是放荒，又是无休止地烧木炭。他们似乎仍然没有忘记对森林的旧恨，现在要把它彻底消灭。

幸运的是考尔毛登的矿物贮藏量并不多，因此缩短了开采和经营的时间。烧木炭在那时也停止了。森林获得了

喘息的机会。许多在考尔毛登的村落里定居下来的人失去了工作，生活遇到了困难。然而那森林又重新生长并且向周围扩展，把村落和矿场象大海中的小岛一样围了起来。考尔毛登人试图经营农业，但是成效不大。那片古老的森林地带更愿意生产大榭树和大松树，而不愿意生产萝卜和五谷。

那些一天比一天更加贫困的人们走过那日益茁壮和茂密的森林时投下了冷冷的目光。但是后来他们突然想到，森林里也可能有宝物。也许能从森林中找到生活出路吧？想法利用它毕竟会有好处。

这样，他们就开始从森林里采运原木和板材，卖给平原上那些已经把自己的森林用光的人们。他们不久就发现，如果经营合理，象种地和采矿一样，靠森林也能糊口度日。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改变了过去对森林的看法。他们学会了管理它和爱护它。他们把过去的敌对情绪忘得一干二净，把森林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卡 尔

大约在尼尔斯·豪尔耶松开始随大雁漫游的十二年前，考尔毛登有一个矿场主要处决他的一条猎狗。他把他的森林看守人叫到身边并对他说，那条狗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养了，因为他一看到羊和鸡就追，而人又无法改掉他的恶习。他叫森林看守人把狗带到森林里去用枪打死。

森林里有—个地方，庄园里的老狗一般都在那里处死和掩埋。森林看守人用—根皮条牵着狗往那里走。那个森林看守人是个好人，他却十分乐意去枪杀那只狗，因为他知道那只狗不但经常追逐羊和鸡，而且时常到森林里去捕捉兔子或小松鸡。

那是一只前腿和腹部为黄色的小黑狗，名字叫卡尔。他非常精灵，人说的话他都能听懂。森林看守人带着他通过森林的时候，他完全明白他面临的遭遇。但是从他的表情上谁也看不出来。一路上他既没有低头，也没有耷拉尾巴，看上去象平时—样坦然。

下面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通过森林时，狗极力故作镇静和不露声色。在那个旧矿场周围有—片大森林，动物和人都知道，因为许多年来它的主人都非常爱护它，几乎连砍柴都舍不得。他们甚至不忍心稀疏和修剪，而是任凭森林发育。那样—片安宁的森林自然也就变成了森林动物的安乐窝，而且数量很多。在动物中间他们把那个森林叫做太平林，并且把它视为全国最好的栖息之地。

当那只狗被人牵着穿过那个森林的时候，他就想，他曾经怎样在那里居住的小动物中间称王称霸。“卡尔，如果丛林里的小动物现在知道你面临的灾难，他们—定会高兴得要命，”他想。同时他又摇摇尾巴，发出—阵愉快的叫声，不让别人察觉他的不安和懊丧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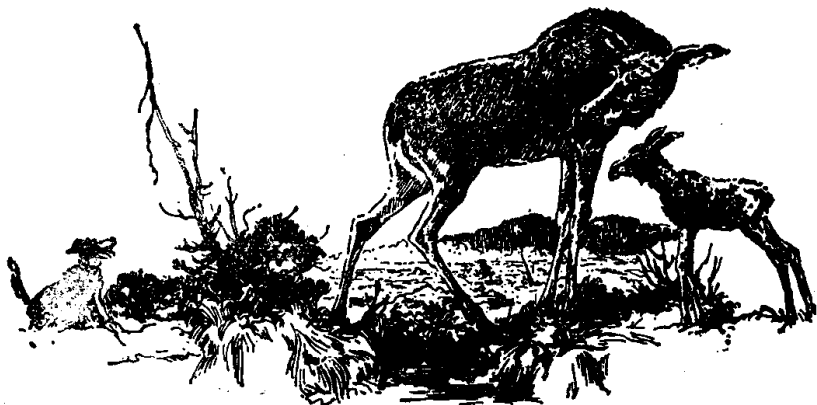
“假若我过去连出去狩猎都不行，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他说。“谁想忏悔谁就去忏悔吧，我是不会的。”

可是正在他那样说的时候，他又突然露出了一种奇异的神情。他头一仰，脖子一伸，好象要狂吠起来。他不再跟在森林看守人的旁边，而是躲到了他的身后。他显然忽然想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当时正是初夏。驼鹿^①中的母鹿不久前刚生下小鹿。狗在前一天晚上把一只刚生下来五天的小鹿追得离开了他的母亲，逃到了森林下面的一块沼泽地上。他在那里追得小鹿在草墩之间跑来跑去。实际上他那样做并不是想捉住他，而是拿他的胆怯开心。母鹿知道，刚刚解冻的沼泽地是没有底的，还不能承受她那样大的动物，所以在岸上迟疑了很久。但是当她看到卡尔把小鹿追到沼泽地里面时，就突然跑进沼泽，把狗赶跑，带着小鹿回头向陆地上走。驼鹿比其他动物更善于在潮湿危险的地面上行走，看来她能够走到陆地上去。可是在离岸已经不远的地方，她脚下的一个草墩陷下去了，她也跟着陷了进去。她极力向上挣扎，但是总找不到稳固的立脚点，而是越陷越深。卡尔站在那里看着不敢离去。但是当他发现母鹿不能自拔的时候，就拚命跑掉了。他想到，如果有人发现他引诱一只母鹿并且发生了不幸，他一定要挨打，所以吓得一步也没敢停，一直跑回家。

卡尔突然想起的就是那件事。那件事和他干的其他坏事完全不同，他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安。大概是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想把母鹿或她的小鹿害死，而完全是无意中造成

① 也叫麋、犴或罕达犴。



的吧。

“也许他们还活着呢，”狗突然想到。“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死。他们也可能逃出来了。”

在临死之前还有时间去打听一下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无论如何要去打听一下。他看到森林看守人把皮条握得不太紧，便猛地向旁边一跳，果然挣脱了。然后他就穿过森林拼命向沼泽地跑去。森林看守人还没有来得及把枪举到眼前瞄准，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森林看守人无可奈何，只好去追赶。他到了沼泽地旁边才看到，狗站在离陆地几米远的一个草墩上，竭力吼叫。森林看守人觉得应该了解一下狗为什么那样叫，就把枪摘下来放在一边，手脚并用向沼泽地里爬去。还没有爬多远，他就看见，一只母鹿躺在烂泥里死了。她身边躺着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但是已经精疲力尽不能动了。卡尔站在小鹿身旁。他忽儿弯下身去舔他，忽儿发出激烈的呼救声。

当时森林看守人把小鹿拉起来，拖着他向岸边走。当狗明白小鹿就会得救的时候，心里感到无比高兴。他绕着森林看守人又蹦又跳，用舌头去舔他的手，并满意地叫着。

森林看守人把小鹿背回家，把他关进了牲口棚里的一个围栏里。然后他又找人帮忙把那只死的母鹿从沼泽地里拖了回来。把那些事情都做完以后，他才想起他要把那只狗处死的事。他把一直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那只狗叫到身边，又一起走进了森林。

一开始，森林看守人一直朝着那个埋葬死狗的地方走。他走着走着好象改变了主意，突然又回过头来向矿场主的庄园走去。

卡尔镇静地跟在他后面，但是当他发现森林看守人朝他的老家走去的时候，心情就紧张了。森林看守人一定是想到，是他断送了母鹿的性命，在他死之前到庄园里去对他进行惩罚。

但是拷打比什么都难受。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再也不能保持先前那种高昂的情绪了。他走路时低下了头，到了庄园之后，连头都不抬，装着谁也不认识。

森林看守人走到那里时，矿场主正站在门厅前面的台阶上。“森林看守人，你带来的是一只什么狗？”他说。“不会是卡尔吧？它肯定早死了。”森林看守人对他说起了两只鹿的事。卡尔尽力缩着身子，向森林看守人的身后钻，好象是为了躲藏。

但是对于那件事，森林看守人说的却和狗预料的不一

样。他说的全是夸奖卡尔的话。他说，狗显然早就知道两只鹿遇难并且想搭救他们。“老爷，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只狗我是不能打死的。”森林看守人最后说。

狗从地上爬起来，竖起耳朵听着。他几乎不相信他听到的话是真的。他尽管不想让人发觉他的心事，然而还是情不自禁地叫了几声。难道真有可能，仅仅因为他为两只鹿操过心就能保住性命吗？

矿场主也认为卡尔表现得不错，但是仍然不想收留它，一时还拿不出主意。“如果你愿意照管它，并负责使它变好，它就可以活着，”他过了一会儿说。森林看守人愿意收留他，卡尔就这样搬到了森林看守人住的地方去了。

灰皮子逃跑

自从卡尔搬到森林看守人住地那天起，他就完全停止了在森林中进行非法狩猎。这不仅是由于他产生了惧怕心理，而且还出于他不想让森林看守人生气。因为从森林看守人救了狗的命以后，狗就爱他爱得胜过了一切。卡尔一心想的只是与他作伴和保护他。他从家里出去的时候，卡尔在前面探路；他呆在家里的时候，卡尔就躺在门外注意着出入的人。

当主人去种植他在—块菜地上育的树苗时，森林看守人的住处一片寂静，路上也听不见来往的脚步声，卡尔便乘此机会去找小鹿玩耍。

起初，卡尔一点也没有兴趣和他来往。但是卡尔一直跟在主人身边，在主人给小鹿喂奶的时候，他也跟着到牲口棚里去。那个时候他就经常蹲在围栏外面看着小鹿。森林看守人把那只小鹿叫灰皮子，因为他觉得他不配更好听的名子。卡尔也赞成主人那样叫他。狗每次见到小鹿就想，他从来还没见过长得那么难看的动物。他身子下面那两条瘦长的细腿就象没有扎紧的高跷一样。他的头又大又老，皱纹满面，而且总是耷拉在一旁。他的皮紧紧皱在一起，好象他披的那张皮不是他自己的。他好象总是忧愁伤感、无精打采，然而奇怪的是，他每次看见卡尔在围栏外面就马上站起来，好象见到他就高兴。

小鹿一天比一天虚弱。他一点也不长，到后来看见卡尔时站都站不起来了。当时卡尔跑进围栏到了他身边，那个可怜虫的眼睛却突然露出了光采，似乎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从那以后，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和他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用嘴舔他的皮毛，同他一起玩耍打闹，并且告诉他一个森林动物应该知道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出乎意料之外，从卡尔常和小鹿打交道起，他便开始适应环境和发育了。他一开始发育就长得很快，两三个星期之内，那个小小的围栏就放不下他了，森林看守人不得不把他搬到一块周围有篱笆的草地上。他在草地上度过了两三个月以后腿就长得很高，要是他愿意的话，连篱笆也能跳过去。森林看守人得到矿场主的允许，为他竖起了一个高大的栅栏。那只驼鹿在那里生活了几年，长成了一个身强力

壮的动物。卡尔一有空就和他在一起，现在却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只驼鹿仍然很悲伤，看上去懒散和缺乏生气，但是卡尔却懂得怎样使他活跃起来。

灰皮子在森林看守人的住处度过了五个春秋之后，矿场主收到国外一个动物园的来函，询问能否买那只驼鹿。矿场主感到很高兴，森林看守人却很难过，但是又无权拒绝，出卖那只鹿的事就那样决定了。卡尔不久就知道了那件事，立即跑去告诉驼鹿，说他要被送走。狗很担心失去他，而驼鹿却无动于衷，看上去既不高兴也不悲伤。“你打算不进行任何反抗就让人把你运走吗？”卡尔问。

“反抗有什么用？”灰皮子说。“我很想留在这里，但是既然我已经被卖掉，我就只好离开这里。”卡尔站在一边看着灰皮子，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他。不难看出，那只鹿还没有完全长成。他还没有长成鹿所具有的那种宽宽的角、高高隆起的脊背和粗壮的鬃毛，但是他肯定有足够的力量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看得出来，他一生都是被关在圈里的，”卡尔想，但是没有说出来。

卡尔在半夜才回到灰皮子那里去，他知道灰皮子睡醒以后正在吃第一顿饭。“你老老实实在地让人把你运走，这样做无疑是对的，灰皮子，”卡尔说，他显得既冷静又胸有成竹。“你会被关在一个大动物园里，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你还没有看过这里的森林就要离开。你知道，你的同族有一句名言，就是驼鹿和森林是一体。但是

你一次还没有到森林里去过。”正站在那里吃苜蓿的灰皮子抬起了头。“我当然想去看森林，可是我怎样越过这栅栏呢？”他象平时一样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不能，你的腿这么短肯定不能，”卡尔说。驼鹿神秘地看了一眼那个每天跳过栅栏出出进进的小狗，尔后走到栅栏跟前，纵身一跳就到了野外，几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跳出去的。

卡尔和灰皮子走进了森林。那是夏末一个月光皎洁而美丽的夜晚，但是树底下却很暗，所以鹿走得很慢。“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吧，”卡尔说。“你以前从来没有到这野生的森林里来过，很容易把腿折断。”于是灰皮子走得更快更大胆了些。

卡尔把灰皮子带到了一个高大的杉树长得密不透风的地方。“你的同族就是经常在这里躲风避寒的，”卡尔说。“他们常常在露天里站着度过整个冬天。你到了你要去的地方以后，生活一定会比这里好得多。你可以住在屋子里，象牛一样站在圈里。”灰皮子一句话也不回答，只顾站在那里拚命闻着针叶树叶子散发出的浓香。“你还有什么要让我看的吗？还是我现在把整个森林都看完了？”他问。

卡尔又把他带到一块大沼泽地旁边去看那些草墩和泥潭。“驼鹿们遇到危险时，经常跑到这块沼泽地上去，”卡尔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的，但是尽管他们那么大那么重，却总陷不下去。你在这样一块危险的地上是无法呆住的，不过你也不需要到上面去，因为你永远不会受到猎人的